

移民

賴美棠

(一)

洋海無界任魚生

愁思未解忽已老

遙赴他方苦無根

夜靜無人對月訴

天亦無垠鳥自飛

家國幾回浪滔滔

鄉愁處處痛撫痕

幾許螢光照國土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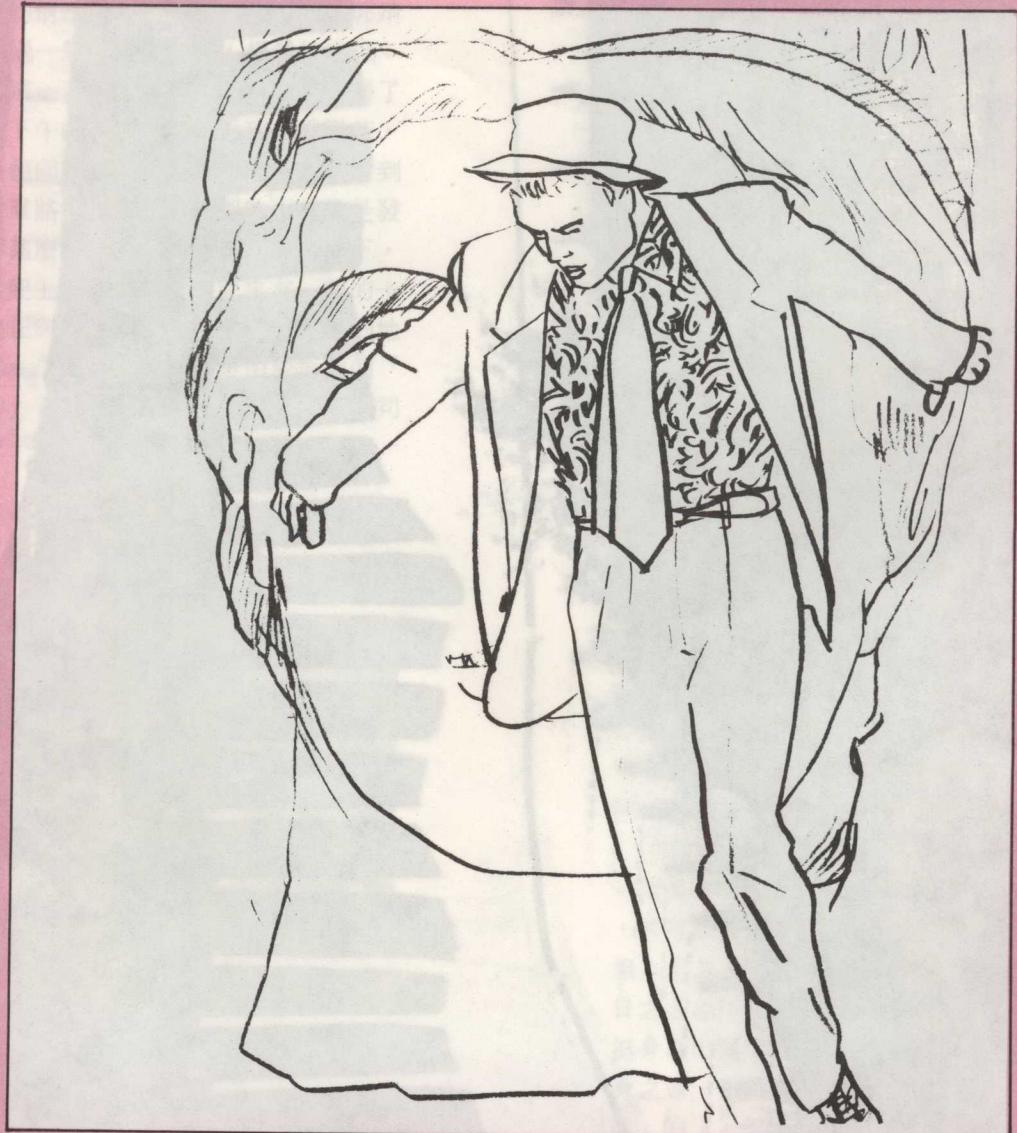
《海外詩》

坤

人生本來多煩惱
意欲平凡價亦高
緣來情去無常路
(一) 訴

朝夕宿羅省路八九天
欲為救主成大事
自當勤學惜華年
夜修書卷讀大書
遙閑日操縱外語
念來親友有未思
(二) 咅
他盼夜聲萬里別
日耽夜聲頻揮筆
天涯共暗珍重似平生
赴歎重會似平生
比他書信寬強
比翼生時等信還
志難間返外顏挽
(三)

暫知君心離意
不忍千里愁
萬里別離意
頻揮筆不休
他書信不寬
他志難回憶
夜聲萬里別
日耽夜聲頻
天涯共暗珍
重似平生
赴歎重會似
平生
比他書信寬
比翼生時等
信還
志難間返
外顏挽



至美利加之旅

賴美棠

1988年6月20日香港啓德機場

香港時間 10:00 pm，飛機正在起飛。

梁希琳、Gladys 林少霞、蔡靚欣、何德儀、亞婉、Winnie、Christina、吳善同、柯愛慧、魏永捷、大衛拔狄爾共「一打」人來送我機，呵！呵！好不熱鬧啊！

飛機已在漆黑高空，漸行漸遠。

黃美真不能來送機，卻託同學送來了一張書簽（她自己畫的，很有心思，上面寫着“棠棠：……體會自然與真實是重要的！Iris，當你投入旅程時，… …保持心境快樂！I'LL PRAY FOR YOU HEARTLY, DEAR！）

希琳送我一條她自己印絲網的小毛巾給我（整個旅程都伴着我！）

還有好些同學送來小禮物。

這使我頗感意外，因為師範同學的彼此相交總給人一種隔衣搔癢的感覺，又好像一瓶不夠凍的可樂，喝得人不暢快。是自尊抑或是自視？是妒忌別人比自己強還是看不起別人比自己差？我莞爾。

祇是學院裡有這麼多不同性格的同學，三年裡也不結交一兩知己，未免如入寶山空手回了！

這次美國之旅，之前做了很多預備工夫，但心仍帶着不安，一個人遠赴一個自己以為不平凡的長旅程，不知道會遇到甚麼不懂得應付的陌生事物。

一個平凡人如我，也被各種事務牽連着，在前往美國之前，就必須清理好一切事務。然後忘記香港一切，預備感受前面一切異地風情。

三藩市傾情之戀

二月二十日三藩市時間6:00pm到達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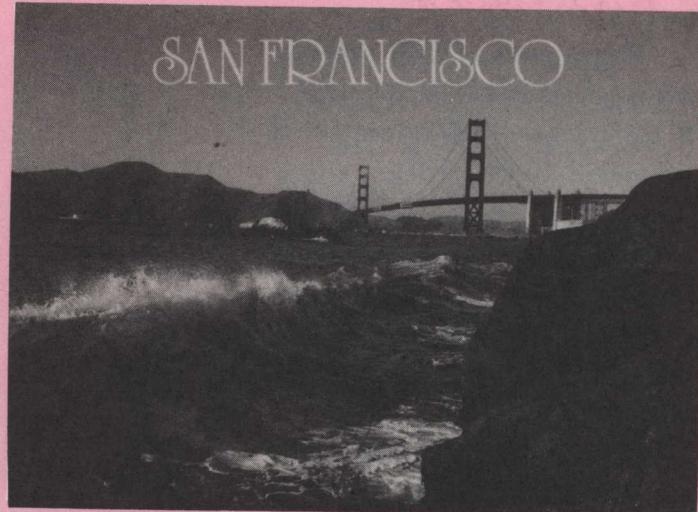
心情極之興奮。

上Twin Hill 看三藩市夜色。

大清早去漁人碼頭 (Fisherman's Wharf)。拿着地圖一個人乘公路車，上車入錢取 transfer，第一次乘黑人女司機駕駛的「巴士」，不過後來坐的大都如此，也不奇怪了。是她們的天下？還是一種民族悲哀？

車子彷彿在上山落山，原來上上落落的斜坡是三藩市的特色之一！

從Fisherman's Wharf 第 39 號碼頭見到岸上商業樞紐大廈，山丘上圓柱型和稍低處的長三角尖頂的灰白建築最標緻吸引，依山是白的粉紅的房屋，沿岸商店林立，海的左邊是海灣橋 (Bay Bridge)，海的中央是出名的奧吉塞島



(Alcatraz Island)，我叫它監獄島，因為以前是囚犯住的，海浪拍在島的岩石上，叫我想起基度山恩仇記。右邊遠處是金門橋 (Golden Gate Bridge)，偉為舊金山的特色。

真正跨過金門橋，在橋兩邊欣賞，才知它雄偉奪目！金門橋把守着金門海峽外口，譽為近代工程上的奇蹟，是世界最長的單樑橋。

Bay Bridge 才是三藩市最長的橋，寧靜實用，連接了屋崙 (Oakland) 和 San Francisco，多次來回海灣橋，使我對它產生感情和偏愛。

中國城 (China Town) 在東北角上。精華所在集中在葛蘭特街 (Grant St.)，從波許街 (Bush St.) 開始，連接着約有七八個街區，以 Grant St. 為骨幹。我到過 China Town 很多次，吃飯看戲，當時上演八星報喜。看周潤發鄭裕玲，在戲院裡我忘記了自己身處的是三藩市！

三藩市熱鬧之中有謐靜，不偏僻，也不太喧囂，處處是美麗儼然的房屋，到過紐約後，我更加愛上三藩市這個小城。

我還參加了三藩市金門教會的祈禱會。

洛杉磯南加洲大學

乘Greyhound (灰狗車) 落 Los Angeles (洛杉磯或稱羅省)，坐了一夜。Greyhound 車站總在 downtown 品流複雜地帶，我額外留神！

坤叔接我，同來的是他同學 David，車直駛往 U.S.C.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與坤叔同住的留學生除了 David，還有唐宗和 Patrick。坤叔讀 P.H.D.，他們大概也是準碩士博士罷。

對留學生的生活有一點點的體會。

當晚我煮了冬姑炆鷄、白菜和水蛋，是我這生人在美國煮的第一頓菜。（值得寫下作紀念！）



試過白天逛 U.S.C. 校園，上高處眺望，又到過坤叔於 Maths. Department 的 Office。晚間的校園更富詩意，有一回與坤叔散步於 U.S.C.，可能就是因為夜晚校園的詩意，竟你一句我一句的作起詩來，最是快樂，人生幾何？

有一次看見 post card 裡白雲飄渺的金門橋，坤叔寫下：

紅橋堅鎖兩岸間
白雲飄泊自海還

後來二人再續：

遙想天涯重會難
猶聽音訴情煩

在羅省期間，去過迪士尼 (Disneyland)、茵夢蒂 (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Collections and Botanical Gardens)、加洲科技大學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博物館 (California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奧運 Los Angeles Memorial Coliseum、荷里活 (Hollywood)、西活 (Westwood) 和中國城 (China Town)。

坤叔帶我去他的教會，加洲華人第一浸信會參加了主日學和崇拜，我特別記得“神創造，也能改造。”“生命彷如肥皂泡。”兩句話。

離開羅省，坤叔沒時間送我機。

紐約五光十色

飛機由Los Angeles 經 Denver (丹弗) 去 New York (紐約)。

飛機在雲上，雲兒像又白又大塊的棉花糖，又像軟軟綿綿的睡牀。

疊疊的山，茫茫的海，我恍然明白這叫做“萬水千山”。我便越顯得渺小，被遼闊的美洲大陸吞了！

飛機抵達紐約拉加第亞 (La Guardia) 機場，我乘的士到曼克頓 (Manhattan) 的 Roosevelt Hotel，位於46 Street 和 Madison Avenue 之間。

沖了一個熱水澡，睡了一覺。

從 Grand Central Terminal (中央火車站) 乘火車去 Brewster (布特)。

Camp Edward Isaac 派人接我，Camp site 位於 Holmes (虹梅)。

Camp 裡祇有我一個中國人，另外是美國人、猶太人、英國人、荷蘭人、伊朗人……。

香港沒有這麼美麗廣闊的營址，也沒有這麼漫長和大型的野外營。

7月4日是美國開國紀念日，我有幸參加他們的慶祝。美國獨立宣言是在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下午正式通過的。

在紐約難忘的是在 Brooklyn 司徒先生家作客，司徒太太大方得體，Th-

omas 和敏茹一女一子成“好”字，還有可人和藹的婆婆與他們同住，是我在紐約認識的第一家中國人。

Thomas 竟然有興趣和我一起寫寫書法和唸唸中文，在美國居住而仍然有興趣學中文的年青人實在很難得的了！

得到司徒一家的款待，實是我的幸運！我也祇能在心裡感激他們！

我幾乎走遍紐約的每一處。

Downtown and Uptown : Brooklyn, Wallstreet, Time square, Broadway, Canal Street, Queens

最令我難忘的是 China Town 和 China Town 的龍眼冰！而最吸引我的是 China Town 裡的東方書屋，你會聽到中國民謡，拾級而上，推門而入，簡直叫人又訝異，又驚喜。我像重見久違的摯友，多麼熟悉的小說、散文和各類中文書籍，中央還設有梳化，又免費供應熱茶，我上過去很多次，想不到誇過太平洋和美洲大陸，老遠跑來打書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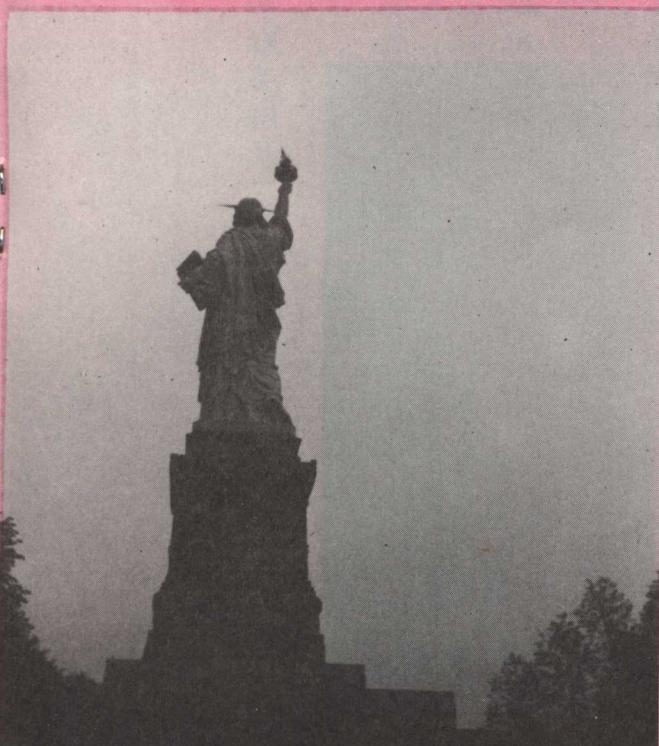
在包厘街 (Bowery Street) 的滙豐銀行和聖安娜餅屋，和香港的完全沒有兩樣！滙豐銀行座落處是紐約唐人街著名的孔子大廈。我沿 Canal Street 街頭閒逛去街尾，又穿插去中間的橫街，望盡 China Town !

美國人在唐人街巴士特街 (Baxter Street) 建監獄 (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建監獄，而且是華人集居處！)，華人雖然反對，但監獄仍然在興建。

在唐人街遇熟人！竟然在包厘街的酒樓碰上舊時做護士共事同一病房的 Dr H. K. Chan，我幾乎沒有衝口而出叫他 Hong Kong 陳，原來他移民了三年，他問我做哪一個房口，我說我讀師範去了。大家都有點感慨，然後他問：「香港好『定』美國好？」我說：「香港好！」

我說香港好並非香港比美國完美，純粹是繫於一個“情”字。基於植了根的文化和歸屬感。

我喜歡唐人街也是因為我在哪裡找回屬於我的文化，或者是屬於哪種文化的我！



我老遠跑來美國，也是想見識見識一下外國風情，看看為甚麼身邊那麼多人要移民。

移民好不好？是很個人的！

我個人到目前為止也不喜歡做移民
第一：我不想下一代是A B C (American Born Chinese)

第二：我覺得中國文化是寶貝。撇不下。
不撇下？撇下？不！

其實我很喜歡美國的 Characters of freedom (自由憲章)。因為我渴慕真正的自由。

粉綠的 Statue of Liberty (自由神像)，右手拿着火把，左手拿着獨立宣言。是自由的像徵。我有種見了自由神像才算到美國的感覺！(受香煙廣告影響！？)

Liberty Island 裡巍峨着 Statue of Liberty, Statue 裡的 Exhibit 有下面的名句：

I am a lover of my own liberty
and so

I would do nothing to restrict
yours.

Mohandas K. Gandhi

上 World Trade Centre (紐約世

界貿易中心，世界著名第二高建築物。)
望盡天涯路！

Manhattan, Brooklyn 和 New Jersey (紐澤西州)，祇覺得紐約市很大，美國更大，地球……

我在沉思自己的過去，夢想自己的將來。

Columbia University (哥倫比亞大學) 靠近赫德遜河之濱，附近的 Riverside Church 很藝術，很美！我特別跑去逛校園北部的 Teacher's College 。我為自己讀的是師範學院而不是師範大學而傷感了好一會。香港彈丸之地，無奇不有，師範硬被列為大專，香港師範大學何日可見？(你笑我痴人說夢？)

回到香港，回到教育學院。我覺得我變了！變得更渴望自由，更渴望豐盛。

也不能忘懷美國二個多月的一切，還有很多地方，很多故事，深藏我心。後來返回加洲，才仔細遊覽三藩市和雷諾 (Reno)。

最記得飛機載我離開加洲，倚着窗口，最後看見夜間的 Bay Bridge ，如美人的珍珠項鍊。窗外星天映月寒，加洲八月夜茫茫。我有種莊生曉夢迷蝴蝶的感覺。



西江月、佳人

安安

日暮長憶佳人，

深宵暗付金鉢；

人間幽恨別經年，

天上佳期無斷。

此會此情未了，

香爐促漏堪憐。

千秋新詠鵲橋（仙）令，

願嬋娟長相見。

多情總被無情惱

國軒

雨思：

好嗎？

很久沒有通信。

告訴你一件事，但你不要笑我啊！

這件事說它存在，又不存在；不存在，又存在。我愛上一個她。我困惑在這件事上，不能自拔！我愚昧？我愚昧！我痴傻？我痴傻！

你不知道，全世界也不知道，我心靈因她起的洶湧，淹没我的靈魂。

我不敢告訴誰。

最好連上帝也不知道。

我可以逃避嗎？我可以躲在何處！這不可理喻的一切。

還記得古希臘神話中，有個長翅膀的小愛神丘比特嗎？如果哪兩顆心被丘比特的箭射穿了，那麼那對男女就相愛了，多麼美麗似詩的神話。然而愛情的命運，畢竟不掌握在丘比特手裡。

雨思，你懂嗎？

我不懂。我甚至不懂得說一句問安的說話，更何況說出半句痴情？

我的連理是一片薄冰，

寧願它

溶

化一縷水煙——消失

也不忍被

踏——碎——

雨思，你覺得可笑嗎？

我笑情痴；痴情笑我。

國軒

八九年冬

貓和老鼠的故



師姐

相信大家都知道，貓和老鼠並不是一開始便是仇人來的，他們原本是很要好的朋友，後來經過重重「誤會」才反目成仇的。或許你們已聽過玉帝挑選十二生肖的故事，但我可以告訴你，這件事只是他們反臉的導火線，事實上他們的感情在這件事之前已出現了變化。

很久很久以前，當恐龍還在這世界時，貓和老鼠是出了名的好兄弟。貓的氣力比老鼠大，所以當老鼠受別的動物欺侮時，貓一定挺身而出，保護他的鼠弟；當貓有困難時，詭計多端的老鼠便會挖空心思來給貓兄想辦法。他們的感情一天比一天好，過着快樂安定的生活。



有一天，老鼠發覺貓有點兒不對勁，心神飄拂不定，像有很多心事。

「貓大哥，你把左右兩隻襪掉轉穿啦！」老鼠說。

「噢！是嗎？」貓慌忙低下頭來察看。

「哈哈！襪子那裏有分左右呢？你沒事吧？」老鼠一邊笑，一邊關心地問。

「沒……沒有事。」貓心不在焉地說。

「貓大哥，有什麼心事不能告訴我？難道你不當我是兄弟嗎？」老鼠焦急地問。

「我不是不想說，而是不知道怎麼說。」貓說。善解人意的老鼠看見貓漲紅了的臉，不用再問也猜得八九成。

「誰家姐兒給你看上呀？」老鼠以打探的口吻說。

「不愧為我的好弟弟，大哥的心事你一猜便猜著了。你可猜到是誰？」貓如釋重負。

於是老鼠便猜道：「是狗大姐麼？」貓搖頭。「是松鼠姑娘麼？」貓又搖頭。……「我想不會是金魚小姐吧！」；「正是！」貓拍一拍大腿叫道。

老鼠半信半疑道：「怎麼會是她呢？給人家知道可笑歪咀巴呢！」

「我就是不喜歡讓人家知道。你千萬要給我保守秘密啊！」貓正色道。

「總之我不說就是，祝你成功！」老鼠說完，笑嘻嘻地走了。

第二天大清早，貓走到市集去買點小禮物來送給金魚小姐。當他聚精會神地挑選時，忽然聽到一陣刺耳的笑聲，然後一隻粗大結實的手落在他的肩膊上，原來是狗兄。

「貓兄弟，許久不見了。挑選禮物給女朋友嗎？這個墨鏡真不錯，可以把突眼藏起來啊！」狗說完之後，又一陣刺耳的笑聲傳來。

貓氣得雙手發抖，但在這個關頭，不能在大庭廣衆丟臉，於是強裝鎮定，以開玩笑的口吻說：「那麼就送一個給你吧！」然後乾笑兩聲走開了。

貓買不成禮物，只好慢慢踱回家，他一邊行一邊想著：「狗說那些難聽的話有什麼意圖呢？他又怎會知道我內心的秘密呢？難道是鼠弟把它宣揚出去了？」一想到這裏，貓汗毛直豎，「不可能！鼠弟不會這樣做的！我不能懷疑一個對我這樣好的兄弟！」但轉念一想，這件事只有自己和鼠弟知道，除了他還能有誰？

當晚，老鼠又跑到貓的家裏坐，本來滿肚怒氣的貓立刻把怒氣抑住，笑吟吟的問：「你吃過飯沒有？坐下來吃吧！」老鼠邊吃邊口沫橫飛地說東家長西家短，完全沒有留意貓心情的好壞。貓越聽越不對勁，因為他想起一句說話「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當下便立刻認定老鼠是一個不守秘密的人，而且

暗中決定了以後再也不跟他分享任何秘密。

自從發生了這事之後，貓對老鼠的態度冷淡了，他們談話時只說一些很表面的東西。天氣，水溫，食物，植物等成為他們每天的話題，而絕少（甚至沒有）提及自己的任何內心感受。對於這一些轉變，老鼠始終不明白是什麼原因，但每次開口問貓，貓都沒有作正面答覆，只顧左右而言他。

貓越來越沈默寡言，時常把自己關起來看書，他對老鼠失去了信心，更提不起勇氣去追求金魚小姐。日子久了，逐漸培養出一副孤僻、冷漠的脾氣，對老鼠也產生了憎恨。

其實老鼠並沒有出賣他的貓大哥，而是當他們對話的時候，給在窗外飛過的烏鵲聽到了而宣揚出去的。由於這個秘密沒有人知道，所以貓和老鼠到現在還不知道真相。

過了沒有多久，玉皇大帝下旨挑選十二隻動物成為十二生肖。大選那天，老鼠忘記了叫貓起牀，使貓誤了時間，不能參加比賽，而老鼠卻光榮地登上十二生肖之首的寶座。貓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與老鼠絕交，並且成為世仇，見一隻殺一隻，來兩隻殺一雙。

對於金魚，貓真是又愛又恨，事緣當日貓鼓起勇氣去找心儀已久的金魚小姐，金魚不但不接受他，而且還出言譏諷他，使他非常難堪，不由得狂性大發，一口咬死了金魚，還把她吞下肚裏。此後，貓碰到金魚便吃，看見老鼠便目露兇光地追殺了。

祂是我的盼望

拉尾

生命三歌

像井旁的婦人，我們不斷尋找。但世間沒甚麼使我滿足。然後，我聽到我主呼喚：

「從我井舀水，女兒，不要再感枯渴。」我禱告我主：

「將我杯注滿，主！我把杯捧起，主！斟滿我杯，那它便不乾涸！」

我學的時候是英文版本：

Like the woman at the well I was seeking, but things just cannot satisfy, and then, I heard my savior speaking

與此異曲同工的是《微聲盼望》：

在忙碌

生命的當中

疲倦寂寞多感喟

我心靈饑渴與空

卻無法得着滿足

微聲盼望

我喜聽主慈愛聲

使我心靈痛苦中

得安寧

一句「使我心靈，痛苦中，得安寧。」最真引起我的共鳴。

忙碌、疲倦、寂寞。生活是那麼乏味，那麼忙碌，稍息回首，又覺得是那樣寂寞。

一份很空、很虛的感覺。

有時獨步黑夜星空下，大地遙遠處閃着燈火萬家，當空虛感覺湧上心頭，內心倏地抽搐，一行行熱淚已掛滿兩頰。

淚的溫暖與濕潤，與世界的冷酷與枯燥，成強烈對比，拉裂我的心房。

所以，自小便愛落淚。

成長並沒有減少我的眼淚。

漸漸地，我學會把每一個使我落淚的思潮和感覺化作文字。如果可以，我只願把文字化作一瓢，舀熱淚如酒，溫熱你我的愁腸！

東邊日出西

邊

學

戀文

小竹對神一片火熱，她的信心單純，勞心勞力教會的事情，不遺餘力地做學校的福音工作。她年輕、坦率、熱誠，在玩伴中，她出色，無論學業和運動方面。她喜歡留一頭長髮，穿樸素的衣服，喜歡散步沉思。但她最喜歡的，只有一個，教會的張浩天，浩天愛主愛人，個子高瘦，讀理工電子工程系，小竹喜歡這個誠實敬虔的浩天。

「有什麼計劃？」浩天最喜歡這樣問。
「你指那一方面呀？」小竹明知故問。

「當然是傳福音。」
「哦！正在向一個女孩子傳福音。」
「叫什麼名字？我為你們祈禱。」
「她叫范文，有機會介紹你們相識。」

小竹傳福音給范文，二人更成為要好朋友。

「近來有什麼可以教我？」浩天談新的話題。

「你總是這麼謙虛，你教我才是呢！」

「你先說。」

「好吧！我近來看傳道書，很感慨

人生的無奈，感受到一點東西，但又不是透切頓悟。但知道神讓我做喜歡做的一切，只是神必審問這一切。」

「這份自由，得小心運用，是嗎？」浩天喜歡與小竹互相提醒、互相代禱。

「是的。你呢？」

「我？我覺得自己很驕傲，近來學習謙卑與順服。」

「浩天，你總是教我慚愧，你正是一個謙卑與順服的人。」

「小竹，你不明白我內心的爭戰。晚了，我們下次再談吧！」

「晚安。」

小竹放下電話，寫日記，記下張浩天所說的每一句話。然後甜甜的進入夢鄉，夢裡浩天在彩虹與雲端數她的長髮，她說：

「長髮為君留；

短髮為君剪。」

他說神細心數點他的短髮，顧念他的一切。再輕輕拿起她的右手，在掌心寫了一個字……

這下子小竹醒了，用左手摸摸自己的右掌心，彷彿真有個字，但她記不起是什麼字了。趕忙翻被子蓋着頭顱，一心想再尋夢去，卻是無夢的半個夜晚。

失望。

× × × × × × × × ×

「浩天，昨夜你寫了什麼字？」

「什麼，小竹，我不明白。」

「哦……我發了一個怪夢……都是沒啥事了。我近來頭痛得要死，只是要做的還未做好，要預備主日學和團契週會，復活節佈道會要籌備了，你說請吳主光先生做講員好嗎？我覺得他說話夠份量。」

「只要高舉耶穌，為神所使用的忠心僕人便是了，人相信，是靠聖靈在人心裡動工。小竹，生活輕鬆點，保重身體啊！我為你禱告。」

「謝謝你，浩天。」

「神數點我們每根頭髮，明白這話嗎？就是說祂看顧我們的一切。」

「啊！……數點……頭髮……」浩天說的話竟跟小竹昨夜夢裡所聽的一樣，使小竹暗暗驚奇。」

「是的，小竹，晚了，下次談。」

「浩天……」小竹想把那夢告訴浩天。

「什麼事？」浩天追問。

「沒啥事。」小竹想還是沒有說出來的必要。

「那晚安，小竹。」

「晚安。」

小竹心緒紊亂，記掛浩天每一句話。默默的跪在床上禱告，求神讓她知道，浩天是否那特別的一位。

浩天這晚為小竹禱告，求神與小竹同在，成為小竹的倚靠。禱告完了，他心想小竹真好，大家心靈有所溝通，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凡事互相代求，天南地北，談論每一方面的事情，他最着緊是大家屬靈生命的長進，和完成神在他們身上的旨意。

這個星期六，小竹領詩，很早就回到教會。踏進門口，已見排得挺齊整的二排椅子，浩天正在吹口琴，沒有其他人，吹的是紅豆詞：

滴不盡——相思淚血——紅豆……
她很腼腆的從他前面走過。」

「小竹。」浩天放下口琴跟小竹打招呼。

「浩天。」她應了浩天就逕自走去圖書角，然而她的心在跳，丨丨、卜卜的；失措、茫然、渾沌，還了書，她不知道應否跟他面對面交談，但女性的害羞使她還是走進內室，等三三兩兩的團友回來，她才出來。她在他面前，緘默如金。

「浩天，我要搬家了，到很遠的地方去，我想神喜歡我穿上福音的草鞋，到到每一處為祂歌唱。」

「小竹，妳的想法神是喜悅的。」

「浩天，我捨不得……教會。」小竹聲音哽咽。

「小竹，何處不是神家？到當地教會，作出好的影響。」

「浩天……」小竹已經泣不成聲。

「傻女，怎麼竟哭起來？乖啊，小竹別哭，我們不在同一地上教會，但我們同屬一個天家。路途太遠了，這樣每個週六週日奔波，便沒時間讀書。明白嗎？」

「浩天，我捨不得教會的一切啊！」

「小竹，這個是必然的，但不要因心情壞便疏懶讀經。」

「不會的啊！這陣子我看完約伯記、箴言、傳道書和雅歌，現在看詩篇，摩西的禱告教我唏噓：我們渡書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着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



「小竹，怎麼這樣灰呢？詩篇末句說願神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願神堅立。我願神堅立妳所作的每一件事。晚了，下次再談。是了，妳搬了家，我們可以通信。」

「好啊！晚安，浩天……」

小竹知道自己捨不得的是誰，但又彷彿聽到馬其頓的呼聲，神又好像在說：我可以差遣誰呢？小竹對自己說：這個選擇，不是不自由，而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告別了熟識的圖書角，內室與浩天。

三年了，小竹告別母教會三年。是的，何處不是神家？小竹後來因為工作搬了幾個地方，到那一處就到那一處的教會。她心裡不明白的事情很多，例如為什麼心裡只有一個浩天？她把這件事放在禱告裡，然後靜靜等候。她的禱告神聽了，她終於清楚事情的結果，從浩天同學口中知道浩天與苑文戀愛。她的心絞痛欲絕：父親，仍要感謝祢讓我知道是苑文，不是我，感謝祢俯允女兒的禱告。禱告後，小竹的心出奇的平靜。

「小竹，你離開我們快三年了。」浩天打電話問候小竹。

「是的，謝謝你一直給我寄信和問候。呀！浩天，苑文好嗎？」

「她與我一起攬門徒訓練。當年還是妳給她傳福音和栽培，如今她也傳福音給別人了。」

「澆灌的雖然是人，但是唯有耶和華叫她生長。浩天，晚了，我們下次談吧！好嗎？」

小竹放下電話筒，呆呆地緩緩地打開抽屜，把搬家以來浩天所寄的信仔細看過一遍，看完已是深夜四時，淚流滿頰，平靜的心好像被撕裂一般，過去了，一切都逝去，碎的一顆心在滴血，在

淌淚。她最後放聲地哭，哭那不屬於自己的愛情。

是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小竹內心卻打着雨，幾經考慮，她還是決定去參觀浩天的婚禮，她用浩天和苑文的名字題了一首小詩，祝他們白頭到老，送上一雙自來水筆和一張匯豐銀行禮券。她在婚禮見到很多舊時的姊妹，都熱情的互相擁抱問候，她們說以前還以為浩天與她很要好，她忙說不，突然間百感交雜，躲到一角抹去不爭氣的眼淚，怎麼可以教人知道自己落淚呢？

當晚，她夢見浩天，替自己剪去長髮，用她的髮絲，折成一個個字，一句句詩：

情逝緣去傷流淚，

夢中見依含淚垂，

淚流難盡濃情意；

垂淚天明暗唏噓。

浩天完成這首詩，再輕輕握住小竹的手，然後在掌心寫道：有緣無份。

「浩天！」小竹醒時已經淚流滿臉。當天早上，她上店子剪掉長髮，落下的斷髮亂作一團，一顆淚珠從眼角流到鼻子、口唇，沿頸項滴下去，滴進她的心窩。她呢喃：

「長髮為君留；
短髮為君剪。」

無題

河漢清且淺，相隔渡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如來解不了這緣
觀音化不開此孽

一切是緣：

那半，塵世頓悟的時辰、

空

一切。

驚異

長生殿裏、明滅着、
唐王、太真的纏綿
不散

今夜，月華如鍊；

南天，北斗；
奇光閃着對你的思念，
夜夜深

歲月流流、相思

如月柔柔。

我怎能識破前生的紅顏？

划一船思念，在永恆
翻盡尋尋、覓覓
萬籟沉沉。
是前生、是如今？

朝朝暮暮、暮暮朝朝，
今夕又是何年？
分明我在、你也在。
是前生、是如今？

執手相看：我在、你也在。
玲瓏的半月眉、彎着
清淺的流波、點滴凝住了
兩片唇。

平平月月、月月平平。

安

無題

王遠強

愁——如蠶絲，吐滿心房；

微微的風聲、都看成是擾嚷；
迷痴痴、半醒半呆；
沈醉與回憶——只舷回望——

憶——熱與愛的幻象、涂塗升空
但不知會否、會否窗外望。

憾——曾說過永遠沒，
但未敢強抑心底哀，
更未敢踏前，實不似樣。
別——緣份風裏去；空餘追憶在擴張。

給娟兒

我想：幸福還不是不可能的

傳說

太虛是曲、浪漫是詞；
宇宙詠的小詩：

牽一根髮、飛縱碧落、黃泉；迎風
搖蘭舟一扁、相會在河漢的那一端；
俯拾一捧月華、洒滿身幽情、給你

天地默默、雙眸脈脈低首生疑衷情訴，輕攏腮邊的兩片紅
金風激動，吹衣袂飄飄；是太真？是甄甄？
還醉是情深髮也飄飄；是太真？是甄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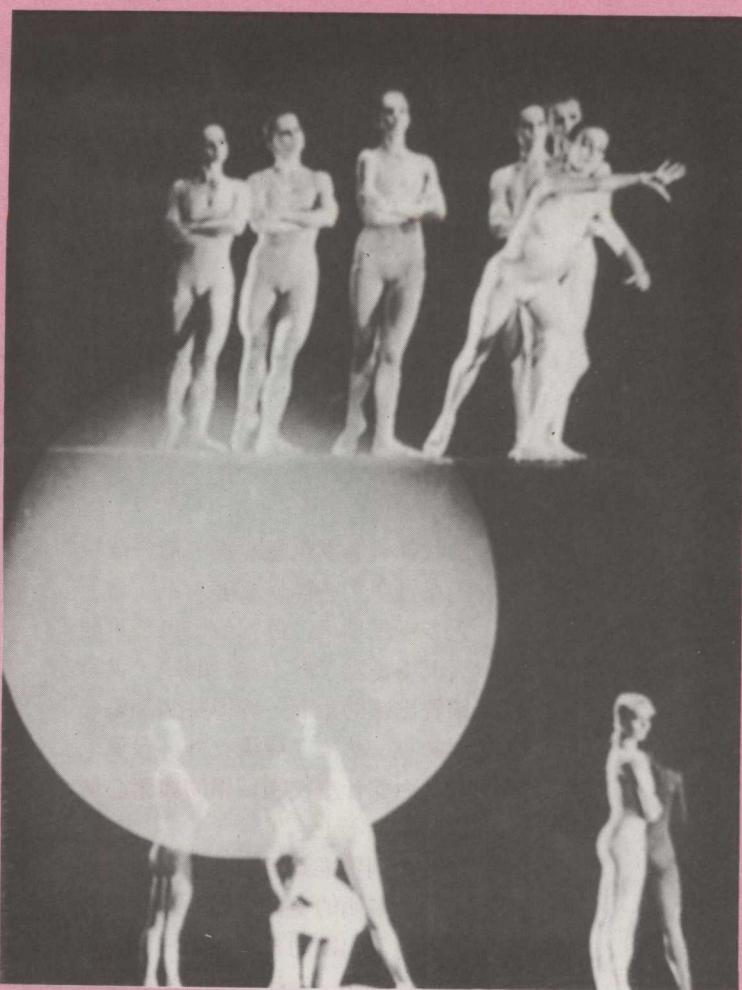
北斗也傾倒、散落一杓奇光
盈盈、在兩肩。

今夕何夕？都是一樣的

相思

古典的美、玲瓏的你
我鍾愛……

阿安



夕陽殘照裡

雄光

讓我抓緊今夕幾線殘陽，橫豎今夜
匆匆，橫豎明天將作異鄉客。

近多個星期來，真固是忙得不可開交。天天不是爲了辦手續的問題，就是忙着購買出國的東西，弄得整個身軀頓然疲累起來。然除了疲累之外，我真的一片空白。什麼出國留學的興奮心情，我絲毫也沾不上。

打從收到獲准到英國升學的消息那天起，一種莫明的重擔便悄然的加在我的肩上。隨着出國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逼近，那份擔子便一天比一天重。直至今天，出國前的這個黃昏，我奢望可惜夕陽幾度，照進我底深處，好讓我將那份重擔輕輕釋下，重拾一刻的素靜。

然我卻失敗了，徹底地失敗了。在夕陽殘照裡，只更使我無所遁形。思潮起伏，怎也按奈不住。我不能擺脫那份莫明的重擔，只因哥哥的擔子比我的要重上千倍、萬倍。若不是哥哥極力的堅持，我早正拒絕到英國升學了。每想到要將自己的學業建築在哥哥的肩膀上，我真是一百個不願意。

父母親在我還是牙牙學語之時便一聲不嚮的離去了，只剩下一個比我年長十多歲的哥哥默默的看顧着我。由他十來歲起，已要兄兼父母職，把我這個沒有用的弟弟帶在身旁。現在哥哥已年近四十了，而且還有了自己的家庭，要負的擔子早已不輕了，但我這個弟弟，不、這個重擔依舊要他背着，未有一刻讓

他好過。這些日子以來，我曾不只一次的看到哥哥偷偷的躲起來哭泣，以前我還認爲他是懦夫，堂堂男子漢有什麼大不了的要哭不成？然而到了現在，我方能體會到，他所流的眼淚，或多或少是我讓他流的！

我曾多次堅決向哥哥表示不願意出國升學，但結果總是要他爲我生氣，無論我怎樣堅持，他總是比我固執的。就在數日前的一個晚上，我們又爲着這個問題衝突起來。我聲淚俱下的訴說着，氣得哥哥脹紅了臉的把我罵過不留情面。後來我的自暴自棄，更迫使哥哥操着我的脖子，重重的給了我一記耳光，然而他的眼底裡又何嘗不是盈着淚珠呢？我又一次讓哥哥爲我而流淚了。那一刻，我倆四目交投，眼眶一熱，兄弟二人再也禁不住的抱頭痛哭起來。我並沒有怪哥哥，我又怎會怪他呢？就是因爲那記耳光，令我倆之感情增至非觸手可感。

夕陽漸漸西下，爲着那抓不住的殘陽，心中湧上一陣無端的失落。十月的北風輕撫這大地，無力的殘陽更顯薄弱。置身其中，深感當中的涼意。驀地，一張彷彿是熟悉的手輕輕往我的肩上一拍，宛如要將我一切的煩惱就此帶走。回首一望，不正是哥哥嗎？「明天就要出國了，小心着涼。」我默不作聲，只甩一甩頭。只因在這夕陽殘照裡，一股暖意正悄悄地竄進我的心窩。